

學海先飛

送人



徐時儀學術論文集

徐時儀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學海先飛

送人



徐時儀學術論文集

徐時儀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學海先飛：徐時儀學術論文集/徐時儀著.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26-4711-8

I. ①學… II. ①徐… III. ①社會科學—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65117 號

學海先飛——徐時儀學術論文集

徐時儀 著

責任編輯/李瀟瀟 馬 沙

封面設計/姜 明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辭書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陝西北路 457 號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o

蘇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8 印張 27 $\frac{12}{18}$ 字數 430 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711-8/H·647

定價：128.00 元

本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質量科聯繫。T: 0512-68180638

徐時儀，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點負責人。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辭書學會副會長。《漢語大詞典》主要編纂人，第二版編委，分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漢語史。

著有《慧琳音義研究》《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玄應衆經音義研究》《漢語白話發展史》《佛經音義研究通論》《語言文字》《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朱子語類詞彙研究》《近代漢語詞彙學》《漢語白話史》和《漢語語文辭書發展史》等，校注有《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和《朱子語類匯校》等，在《中國語文》《文史》《中華文史論叢》《世界宗教研究》《歷史研究》《文獻》《文學遺產》《敦煌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 200 多篇，其中《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學術文獻價值》《論詞語結構功能的虛化》《金藏、麗藏、磧砂藏與永樂南藏淵源考》和《略論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傳承及發展》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獎，《慧琳音義研究》《玄應衆經音義研究》《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朱子語類詞彙研究》和《漢語白話史》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獎，《玄應衆經音義研究》和《朱子語類詞彙研究》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獲王力語言學獎，《朱子語類詞彙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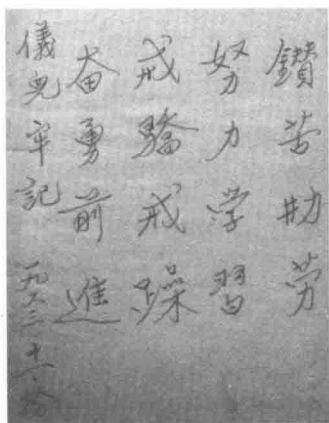
前言

我是在我們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薰陶下長大的，自小酷愛讀書，而人生說來真是頗多感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好小學畢業，學校停課鬧革命，鬧了一陣又復課鬧革命，不用考試就進了中學，鬧來鬧去，折騰了一番，居然也算中學畢了業，成為有知識的青年。當時上海的 69 屆中學生都一片紅到農村接受再教育，1970 年 4 月 3 日在火車開動時車上車下的一片嗚咽聲中，年僅 16 歲的我也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奔赴江西插隊落戶的征途。此一去就是漫漫的八年。我在拙著《玄應衆經音義研究》補記所附《幻夢成真》小文中曾說：“人生最令人扼腕感傷的事大概就是年青時想讀書而不能讀書。有的人不想讀書，那自當別論，而想讀書的人讀了小學自然要讀中學，讀了中學也自然想繼續讀大學。……可是遺憾的是在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失去了這一做人的最為基本的權利，上大學學習對那一時代大多數的莘莘學子來說只能是一個白日的幻夢而已。”直至 1977 年恢復高考我才有幸進入大學學習，1980 年又有幸應聘編纂《漢語大詞典》，從而總算有緣從事學術研究。

經過寒冬的人倍覺春天的溫暖，失去學習機會的人當然更加珍惜重新獲得的學習權利。三十多年來我勤學苦讀，深感知無涯，學無涯，在治學的道路上只有不畏崎嶇山路，不畏艱辛勞苦，不斷攀登，一步一個腳印，才能做出扎扎實實的真學問。荀子《勸學》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天道酬勤，一分汗水，一分收穫，本論文集選收的 36 篇論文是我這些年來孜孜矻矻于古白話文獻和詞彙研究的探索所得，而學海無涯，在漢語詞彙浩繁的多元異質現象面前，既深感這一領域大有作為，如行山陰道上，循其所以然而漸入佳境，也常深感學無止境，時不我待，尚有許多空白未能填補，唯鏖而不捨，笨鳥先飛，謹不揣謏陋，以“學海先飛”作為書名，奉教于方家，冀有裨于學術研究的更上層樓。

拙著《慧琳音義研究》後記中有當時因版面篇幅不夠而刪略的一段話：“世上真是知子莫如父，在當‘老’大學生的第二個學生時代裏，家父一次次

排着長長的隊從新華書店裏爲我捧回了一本本散發着油墨清香的重印書，又一本本地用包書紙包好，寫好書名。他那端正勁秀的字迹凝聚着他愛子的一片深情，當我第一篇論文發表時，他比我還高興地笑了，笑得那麼欣慰。”三十多年來，還記得當年我的七七級同窗們傳看家父寄來的中外名著時羨慕不已的神情，大家都如獲至寶，教室裏洋溢着文革文化沙漠後久旱逢甘霖的喜悅。值本書出版之際，我更深切地緬懷我的父親。家父把愛無私地奉獻給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這些年來我一想到父親，就禁不住熱淚盈眶，無盡的思念伴隨着我，我第一篇論文發表時父親欣慰的笑容一直宛在眼前。我在拙著《慧琳音義研究》的後記中曾說，“除了感謝前輩師長外，我還要感謝我的父親。他不辭辛勞地幫我謄抄了一篇又一篇的稿子，摘錄了一張又一張的卡片，他的舐犢深情凝成了此書和我的另一本書《朱子語類詞語匯釋》的初稿，他那端正勁秀的字迹激勵着我在知識的寶庫裏盡情馳騁。他竭盡他的心力爲我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可是當我要把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敬獻給他老人家時，他已默默地離我而去。我能告慰他的英靈的，別無他路，唯有不斷努力，努力，再努力”。在此敬以這本論文集獻給中華民族無數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真正脊梁骨之一——我親愛的父親，並敬錄家父在我十歲生日所贈日記本的題詞手澤以寄托我內心無限的思念和歉疚之情：



記得我略懂人事時，家母就諄諄教導我要待人好，要學好，要做好人，好人會有好報。父母親的教導于平白樸實中內蘊着純真深奧的哲理，代表了天下所有父母對自己子女的期盼。因爲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好人，每一個人都待人好，每一個人人都勤奮好學，每一個人都是正直純樸的，那麼我們

的社會一定會是和諧美好的。

我自 1980 年有幸參加《漢語大詞典》的編纂以來，深感學問之道重在傳承，治學之道貴在創新。數年來我指導的學生已有 9 位的論文被評為上海市研究生優秀學位論文，1 位的論文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看到學生學有所成是我最快樂的事，看到學生發表論文和獲獎我自己發表論文和獲獎更令我高興。我為他們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鼓勁，為他們榮獲的每一項成果喝彩。隨着歲月的消逝，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畢業離我而去，猶如匆匆過客，雖似鳥兒飛過天空而未在空中留下痕迹，但每一個學生的成長歷程却永遠刻在了我的心上。我深感研究型的大學不只是教師做學問，更重要的是教師要授人以漁，帶領學生治學做學問，引導學生進入學術之門，鼓勵學生與自己一起思考，一起探索，有抱負有追求，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學到真知灼見，做出象牙塔尖上的真學問。

本書的出版承慧敏女史、晶晶女史、嘉琦兄、力軍兄、瀟瀟女史和馬沙女史等關心和精心審稿，謹此致謝。世間難得是純情，人生最乏是知己。多年來我要感謝的師長和學友有很多，受之滴水，也自應湧泉相報，奈“文革”十年，學業荒廢，1977 年恢復高考得以進入知識的殿堂後，始如魚得水，久旱逢甘露，然畢竟歲月痴長，雖笨鳥先飛，人一己百，夜以繼日，勤勉苦讀，仍感才疏學淺，學海無涯，讀書人又別無長物，無以一一有報於曾經或一直關愛我的長者和師友，謹姑且敝帚自珍，將此拙選論文集獻給所有獎掖關心我學業上有所長進的師長、學友、同好和親人們，並祝願家母健康長壽，祝願天下所有的好人都能一生平安。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靈犀在心有會通，笨鳥先飛凌絕頂。路漫漫其修遠，我將繼續不懈地上下求索，做魯迅先生所希望國人自勉和與人共勉去做的那種默默耕耘的真正脊梁骨，冀在學術研究上有更多的創獲，活出生命的精彩和人生的價值。

徐時儀

二〇一六年五月于上海師範大學

目 錄

前言	(1)
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學術文獻價值	(1)
金藏、麗藏、磧砂藏與永樂南藏淵源考 ——以《玄應音義》為例	(14)
詞彙擴散與文獻傳本異文	(32)
玄應《一切經音義》寫卷考	(47)
語言研究與古典文獻整理考辭	(66)
不離文字與不立文字 ——談言和意	(80)
略論漢語異體字的認知理據	(93)
略論漢語文白的轉型	(100)
略論漢語字與詞的互動	(128)
略論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傳承及發展	(141)
論漢語文白演變雅俗相融的價值取向	(160)
論詞組結構功能的虛化	(176)
再論詞組結構功能的虛化 ——以“睡覺”詞義與結構的演變為例	(185)
漢語詞彙雙音化的內在原因考探	(201)
“不成”“沒”和“這”的語法化探補	(213)
“一味”的詞彙化與語法化考探	(223)
王安石《字說》考論	(229)
網絡詞典編纂蠡探	(245)
語文辭書詞義系統探略	(260)

“農”聲字的語義探釋	(269)
“鑰匙”探源	(282)
“忙”和“怕”詞義演變探微	(288)
“槍”和“搶”的衍變遞嬗考探	(298)
“印度”的譯名管窺	(307)
“嘍囉”考	(319)
“馬虎”探源	(335)
“錦筵”和“舞筵”考源	(344)
“開心”成詞考	(354)
“打”的形、音、義衍變遞嬗探微	(363)
“暴”“曬”以及“曬”的流行語義	(376)
“噎”“欠”和“唾”“涎”詞義考探	(382)
“東西”與“物事”成詞及詞義演變探論	(394)
“譚”“賴”和“無賴”的詞義關聯演變考	(407)
《朱子語類》若干口語詞源流考探	(419)
《朱子語類》愚昧和痴狂概念詞語類聚考探	(443)
詞義類聚與詞義系統探略	(458)
主要論著目錄	(469)

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學術文獻價值

唐釋慧琳的《一切經音義》^①音注佛經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全書分爲一百卷，收錄詞條（包括真言咒語）三萬一千多條，注釋單字約六萬^②，參閱徵引四部古籍七百餘種，上至《周易》《尚書》，下至顏師古《字樣》、唐玄宗《孝經注》，幾乎囊括了當時能見到的各種典籍對詞語的解釋。其浩博無涯，所存古義和佚書爲數頗多，洵足以俯視李善《文選注》和陸德明《經典釋文》，遠非單純的佛教教義所能範圍。時隔千年，慧琳音義的學術價值已不僅僅表現在注釋和研究佛經上，更表現在語言研究、古典文獻整理研究、辭書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各個方面。

一、語 言 研 究

（一）考定古音

慧琳音義保存了很多古音資料，可供考定某些古音。如“態”，《說文》今本爲：“意態也，從心從能。”慧琳釋“恣態”，引《說文》則作：“恣也，從心能聲也。”（卷十五）“能”，古音“耐”，與“態”原是疊韻爲訓。

慧琳音義中大量的反切材料可供考察中唐時的語音系統和研究某些語音的演變過程。如唇音字在《切韻》裏本有獨立的韻類，不過很不一致，到慧琳書裏都獨立了。喉牙音、舌音、齒音在《切韻》裏已間或有獨立的，在慧琳書裏這種傾向更顯著了。^③從《廣韻》和慧琳音義反切的比較中還可考知全濁上聲與去聲相混的現象在唐代已出現。^④

① 據景審序稱爲《一切經音義》，《宋高僧傳》卷五稱爲《大藏音義》。以下簡稱“慧琳音義”。本文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影印本。

② 本人統計，未計入釋文中涉及的古字、俗字等。

③ 參見唐蘭《韻英考》，載《申報》，1948年5月29日。

④ 參見周法高《玄應反切考》，載《歷史語言所集刊》20本上，1948年6月。

慧琳屬於佛教中密宗一派。密宗亦稱“真言宗”，特別強調“不離文字而得解脫”（景審序），十分重視語言文字的研究，而“上代翻譯，梵唐不定，真言對注，梵唐初定”（[日]釋安然《悉曇藏》五），當時譯音選字必定是很慎重的。因為咒語的功效不在其意義，而在其音讀，所以譯咒的要點在於嚴格地選擇最恰當的字音。^① 慧琳在語言上造詣精深，博通梵漢，“尤精字學”，對一些梵文的譯音選字頗為精當，如：

𑖀伽：“梵語，西國河名也。此藉唐言以響梵字，猶未全切，若準梵音，上𑖀應音為凝等反，亦凝之上聲也，下魚迦反為正也。古經或云恒伽河，或云恒邊沙，或云兢伽，皆一也，不切當也。”（卷十）

有些梵語的音沒有適當的漢字對應，他就用二合法來注音。如：

般：“音鉢。本梵音云鉢哆（二合），𑖀取羅字上聲，兼轉舌即是也。其二合者，兩字各取半音，合為一聲。古云般者，訛略也。”（卷一）

室者：“二字合作一聲。經中書‘酌’字，失之甚矣。”（卷五）

況且，這兩三千年以來，梵文的音讀不曾經過變遷，所以慧琳音義中的梵漢對音材料是研究各時代漢字讀音的重要材料來源之一，利用慧琳對舊譯的改譯更正材料，比較新舊譯名的不同，可以考知慧琳所處時代語音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對音材料在漢語語音發展史的研究上有着不可忽視的價值。

（二）考察漢字演變

慧琳音義保存了大量的文字材料，無論是正體還是俗體，甚至寫經人隨意所造的新字、傳抄中的訛誤字，慧琳都一一收錄，並加以考釋。所收之字，不見於其他辭書者甚夥。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慧琳音義猶如一塊璞玉，保留了漢字使用的自然形態，可供考察漢字的發展演變。如：

罪𡗗：“上勵猥反。《廣雅》：罪，誅也。《說文》：犯法也。古文𡗗，秦始皇以𡗗字似皇字，故改從𠂔從非。”（卷四十一）

逮得：“下當勒反。古文正體雖從見從寸作𢇛，或作𢇛，自漢魏已來早已變體作得。衛宏、張揖、古今官書並廢古而用‘得’字，行已久矣，不可改易也。”（卷十一）

這對於今天整理異體字和漢字改革，無疑有着重要的價值。

^① 參見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載《國學季刊》，1923年1卷1期。

(三) 研究漢語詞彙

從東漢到唐末的八百年間，隨着大量佛經譯成漢文，數以千計的佛教詞語進入漢語詞彙，出現在歷代典籍中，成為漢語詞彙的有機組成部分。^① 慧琳音義為我們研究漢語詞彙提供了不少這方面可貴的線索。如“魔”是梵語“麼羅”(Mara)的略音，漢語裏本無此字，譯經時借用“摩”字。^② 佛經中的魔與人們想象中力大無比、變化莫測的鬼神相似，故梁武帝改從鬼為“魔”，頗能體現其本意。王力在《漢語史稿》中認為：“古人單用‘魔’字，直到現代漢語裏，才說成‘魔鬼’。”這個論斷是缺乏語言事實的根據的。其實“魔鬼”早已成為漢語中的常用詞，慧琳音義中已有具體反映。如：

魔鬼：“上音摩，本是梵語略也。正梵音麼羅，唐云力也。即他化自在天中魔王波旬之異名也。此類鬼神有大神力，能與修出世法者作留難事，名為麼羅，以力為名，又略去羅字。”（卷十二）

“魔”字產生後，以它為詞根滋衍了一大批新詞，如魔鬼、魔王、魔障、魔宮、魔病、魔力、魔術、詩魔、書魔、病魔、妖魔、魔爪、魔掌等，成語還有妖魔鬼怪、群魔亂舞、邪魔外道等。它的構詞力極強，從“魔鬼”的意思又產生出“神秘的”“奇異的”引申義，為漢語增添了不少新詞語。又如：

剎那：“上音察。梵語時名也。……今依此國曆法，凡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共分為一百刻。每時分得八刻少強，約其大數均分，從寅至卯，一時之中計有五十四萬剎那。若以每刻分之，即一刻之中約有七萬剎那時也。言極迅疾，促於瞬息也。”（卷六）

懺悔：“上策陷反。《集訓》云：自陳過也。《韵英》云：自陳悔也。”（卷十六）

“懺”是梵文“懺摩”(Ksama)的略音，“悔”是意譯，音意兼譯為“懺悔”。

慧琳音義收錄的這些詞都已進入現代漢語中，有的還有了引申義或比喻義。如“地獄”可比喻黑暗而悲慘的生活環境。“懺悔”不僅用於佛教徒中，還可泛指任何人認識過錯後感到痛心而決心悔改。

佛經中有許多口語成分。梁啟超曾指出：“佛恐以辭害意且妨普及，故說法皆用通俗語。譯家惟深知此意，故遣語亦務求喻俗。”^③ 胡適說：譯經大

①③ 參見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載《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

② 《正字通》“魔”下引譯經論云：“古從石，作磨，礪省也。梁武帝改從鬼。”

師們多以“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相勉。^① 因此佛經可以說是用上古漢語書面語（即文言文）和歷代的口語譯成的。呂叔湘指出，“用當時口語做基礎，而或多或少地攙雜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開始出現的（如禪宗語錄和敦煌俗文學作品）”。他“建議把近代漢語的開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紀”（《近代漢語讀本序》）。大部分佛經是在東漢至唐這一段時間內翻譯的，正好處在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演變期內。慧琳作音義的時代又正好處在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轉折點上。慧琳音義收錄的大量詞語可以說反映了上古漢語向近代漢語演變發展中互相交叉的中間狀態，^② 在研究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演變規律和近代漢語的形成過程上有着特殊的價值。

如“眼睛”，是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現代漢語詞典》釋為“眼”的通稱。上古漢語大多用“目”來表示。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唐代小說裏一般用“目”，變文中有時用“目”，有時用“眼睛”。宋代話本則用“眼”“眼睛”。慧琳音義既收錄了“眼睛”，也收錄了“目”。

又如“腳”，也是現代漢語的常用詞。上古漢語大多用“足”。如《左傳·文公十三年》：“履士會之足於朝。”唐代小說裏一般也用“足”。變文中有時用“足”，有時用“腳”。宋代話本則用“腳”。慧琳音義收錄了“腳”，也收錄了“足”。佛經中“腳”與“足”都有使用，但“足”往往用于後起的假借義。如：

足岳：“杜注《左傳》云：足，成也。《韻英》：增益。亦假借字也。”

（卷一）

而“腳”字當時使用已很廣，並已從“腳”隸變為“脚”，以至慧琳認為“正字太古不行”，主張“任隨意用”（卷三十七）。

慧琳音義中的複音詞幾乎觸目皆是，早于《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為我們提供了研究複音詞的豐富資料。這些複音詞都是東漢至隋唐所產生的，有的已經凝固，有的尚在凝固中。慧琳音義大量收錄這些複音詞，客觀上反映了漢語由單音詞向複音詞發展的趨勢。限于篇幅，僅從第一、二卷中略舉

① 參見胡適《佛教的翻譯文學》，載《白話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參見[蘇]謝·葉·雅洪托夫《七至十三世紀的漢語書面語和口語》，載《語文研究》，1986年第4期。

數例如下：

紛糾	訛謬	詢求	馳驟	波濤	翰墨	綜括	宏遠	黔黎
齟齬	重擔	摧滅	罣礙	細滑	輕軟	醒悟	疲頓	欸爾
撓亂	伎樂	發引	離散	伺求	熾盛	控攝	奮迅	欠缺
纏擾	飄散	軌範	自恃	充溢	鞭撻	醫藥	暴惡	

(以上見第一卷)

蠲除	虧損	清冷	纏裹	愴怕	潰爛	皓白	零落	修治
厭足	厭倦	顧戀	譏嫌	問詰	決擇	逼切	衰朽	滋潤
安撫	測度	虛空	懈怠	違拒	盛貯	聽聞	芬馥	枯涸
假藉	顛倒	稍微	險惡	循環	誹謗	沈溺	形貌	慣習
懷孕								

(以上見第二卷)

二、古典文獻整理研究

(一) 輯隋唐前佚書之一大淵海

我國唐以前的典籍多出手抄，流傳不廣。五代兵燹之厄，甚于秦火，唐時尚能見到的古書，歷經喪亂之後，今多已失傳。慧琳音義廣泛徵引了七百多種古籍，其中很多今已不存，如李斯的《蒼頡篇》、服虔的《通俗文》、李登的《聲類》、呂忱的《字林》、陽承慶的《字統》^①，元庭堅的《韻英》等。有些甚至連史志目錄都未著錄，如《古今正字》《人倫龜鏡》《字鏡》《韻譜》《文字典說》等。光緒初年，慧琳音義失而復得于日本後，陶方琦從中首輯《蒼頡篇》以補孫星衍之不足，又續輯《字林》以補任大椿《字林考逸》之所闕。王國維也有《重輯蒼頡篇》，易碩輯《淮南許注鈎沈》。顧震福又輯《蒼頡》《三倉》《勸學篇》《文字集略》等四十六種為《小學鈎沈續篇》。汪黎慶又輯《字樣》《開元文字音義》《韻詮》《韻英》四種為《小學叢殘》。慧琳音義中的許多佚文尚有待人們進一步輯錄。

(二) 考定一些古籍殘本

有些古籍流傳至今，已殘缺不全，真偽莫辨，利用慧琳音義的隻字片語，

① “陽承慶”，慧琳引作“楊承慶”。《魏書·陽尼傳》：“陽尼，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今據改。

往往可考定其真偽。如伯希和在敦煌鳴沙山石室中發現的楮紙殘寫本佛經，首尾已缺，僅存六千多字，書名、作者都無。經羅振玉據慧琳音義卷一百所收詞條相對照，考定該殘本即久已失傳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該書在研究中西交通史上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現已收入《敦煌石室遺書》第一冊。

(三) 考定校補現存古籍

慧琳音義除可供注釋研究有關佛經外，其所引古籍都是唐本，大量引文與今本頗多殊異，還可據以校補有關古籍。如《詩·江有汜》：“其嘯也歌。”鄭箋云：“嘯，蹙口而出聲。”慧琳在“吟嘯”條下引鄭箋則云“蹙舌吹而出聲也”(卷十五)。又如“譌廢”下引郭璞注《爾雅》“代以妖言爲訛言”(卷九十)。今本《釋詁》則爲“世以妖言爲訛”。考原本《玉篇》“訛”下引《爾雅》郭注亦爲“世以妖言爲訛言也”。可證今本《爾雅》脫“言”字。

許慎的《說文》自經李陽冰竄改後，直至唐末改本盛行。宋初徐鉉等奉詔重訂《說文》，改本遂廢。今以徐鉉本爲通行本，然許書原貌已無法完全恢復，往往今本所無，而唐宋典籍中所引《說文》則有之。慧琳作音義時，李陽冰改本已行世，但原本尚可見到。考其“捶打”下釋“打”字云“《說文》闕也”(卷三)，而在“槌打”下又引“《說文》從手丁聲也”(卷八)。又，重出條下爲“擊也，培也，從手丁聲”(卷十六)。“打剝”條下引“《說文》打，撞也”(卷九十三)。可見慧琳引用的《說文》可能不止一種版本。慧琳引用《說文》有一萬多條，其中不少引文保存了今本所無的佚字、佚文。如《說文》：“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玉裁注云：“壯，各本訛作牡。今本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考慧琳音義“牙頰”下亦云：“上雅加反。《說文》云：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卷三十五)可證段說爲是。又如《說文》：“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段注：“以竹曲不可通。”考“絲筑”條引《說文》云：“以竹擊之成曲，五弦之樂。”(卷六十二)今本顯然脫漏“擊之成”三字。又如《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從王石，白聲。”考“紅碧”條引《說文》云：“石之美者，從王從石，白聲也。”(卷三)“碧綠”(卷五)條引《說文》亦同。慧琳兩引《說文》均無“青”字，疑後人因碧有青色，遂衍入。又如《說文》：“短，有所長短，以矢爲正，從矢豆聲。”段注云：“按此上當補不長也三字乃合，按《考工記》曰：豆中懸，謂懸繩正豆之柄也。然則豆聲當作從豆。從豆之意與從矢同也。”考“短促”條引《說文》云：“不長也，從矢從豆。”(卷四十五)“長短”(卷八十)條引《說文》亦同，慧琳兩引《說文》均同，可證今本有誤，應從段說爲

是。慧琳引用《玉篇》約有二千條，這些引文有助於考證《玉篇》的原貌和對原本、今本的比較研究，如“摧滅”下釋“滅”引《玉篇》“沒也”（卷一）。宋本《玉篇》“滅”下則云“盡也”。又如“鑑地”條引《玉篇》“鏡也”（卷一）。“鑒徹”條亦引《玉篇》“鏡也”（卷十四）。宋本《玉篇》“鑑”下雖云同“鑒”，但“鑒”下無“鏡也”之文，“鏡”下則有“鑑也”之文，由此可推知原本《玉篇》“鑑”下當有“鏡也”的釋文。將慧琳音義所引《玉篇》與今本《玉篇》、原本《玉篇》殘卷及日僧空海的《篆隸萬象名義》^①加以比勘，當可略窺《玉篇》原貌。

慧琳音義中有不少引文還是已佚古書的注釋，如包咸的《論語》注、鄭衆的《考工記》注、許慎的《淮南子》注、賈逵的《國語》注、司馬彪的《莊子》注等，這些古注佚文對於研究有關古籍顯然尤為可貴。

慧琳音義中的引文往往還可解決閱讀某些古籍時所遇到的一些疑難和糾正一些沿襲已久的誤解。如今本《說文》“瞋”字下釋“賊”云：“秘書瞋從戍。”段注云：“秘書謂緯書，易部亦云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易”字下云：“蜥易，蜥蜴，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段注云：“秘書謂緯書，目部亦云：‘秘書瞋從戍。’”桂馥《說文義證》亦云：“秘書，緯書也。”然考慧琳音義“無易”條下釋“易”字引《說文》云：“賈秘書說：‘日月為易字。’”（卷六）今本脫“賈”字。據《後漢書·賈逵傳》稱，賈逵曾兩校秘書。許慎“本從逵受古學”，且著《說文》“博問通人，考之於逵”^②，故尊敬他而不直稱其名，寫作“賈秘書”。由於今本脫漏一字，以致段玉裁、桂馥認為“秘書”就是漢代流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緯書。近人仍多襲此誤說。如劉葉秋在《中國字典史略》中將《說文》說解的體例歸納為 20 條，其第（8）條為：“引秘書說：許慎所謂秘書，是指依托經書，談符策瑞應之事的‘緯書’。如目部‘瞋’字下面，還有一個‘賊’字，說解云：‘秘書瞋從戍。’這裏就是說明秘書中‘瞋’字的形體，和通行的小篆不同。”今本《說文》雖僅脫漏一個“賈”字，然而涉及《說文》一書的編纂思想和體例諸方面的問題，可見慧琳音義在考定和研究古籍上具有重要價值。

① 據周祖謨《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考證，《篆隸萬象名義》與原本《玉篇》相同處甚多。參見《問學集》197-201 頁。

② 參見許沖《上〈說文〉表》，見《說文解字》十五卷下。

(四) 提供注釋古籍的佐證

慧琳去古未遠，對於古詞義的理解，一般要比後人深刻、準確，故其書“除有功於比丘居士讀經注經之外，而經史疑義，求之注疏不得者，輒於是書采獲佐證，豁然明晰”（丁福保序）。慧琳音義中的單詞隻義均可供今天注釋古籍時借鑒。試舉數例為證。

如唐張文成《游仙窟》“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睞，手子膴膴”中的“膴膴”，《辭源》未收，郭在貽引《集韻》“膴膴，肥也”，“膴，肥也”為據，認為“膴膴”當為同義複詞，蓋有肥嫩之意。^①考慧琳音義“肥膴”下云：“屯訥反。鄭注《禮記》云：膴，充貌也。《方言》：盛也。《說文》：牛羊曰肥，豕曰膴，從月盾聲也。”（卷九十六）可知“膴膴”在文中應有“充盛、豐滿”義。

又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大鳥崖柴兩翅青”中的“崖柴”，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引《玄應音義》“啞啞，五佳反，下助佳反。犬見齒啞啞然也”為據，認為“崖柴就是‘啞柴’，在犬是露出牙齒，在鳥就是張開嘴巴了”。郭在貽除引《玄應音義》外，還引《集韻》“啞啞，犬鬥貌”為據，但所釋仍有未盡之處。今考慧琳音義“啞啞啞吠”條下云：“《集訓》云：齒相斷也。又云開口見齒也。《玉篇》云：齒相切也。《聲類》作齟齬。《考聲》云：齟齬，狗鬥貌也，齒不齊貌也。”（卷十四）“瞠睞”條下云：“案經義瞠睞，張口露齒瞠怒作齧人之勢也。”（卷七九）慧琳案語的解釋顯然更清楚。

又如王梵志《家中漸漸貧》詩“兩家既不和，角眼相蛆姑”中的“蛆姑”，張錫厚注云：“喻紛擾鬧亂，滋事生非。”此詞不見於《辭源》等辭書，《敦煌掇瑣》作“蛆姑”。郭在貽據《壇經對勘》《增訂碑別記》《康熙字典》等輾轉論證，認為“蛆姑 = 疽妒 = 嫉妒”^②。考慧琳音義“姑卒”條云：“胡奪反。《方言》：姑，狡也。《說文》：覲面也。從女，肱省聲。《考聲》：正作姑，音胡刮反，覲音天顯反，覲亦不知慚也。”（卷九十九）又據《詩·小雅·何人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傳云：“覲，姑也。”鄭箋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孔穎達疏云：“覲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爾雅·釋言》亦云：“覲，姑也。”郭璞注云：“面姑然。”可證“姑”原有“覲覲，羞慚”義，

① 參見郭在貽《游仙窟釋詞》，載《訓詁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參見郭在貽《唐代白話詩釋詞》，載《中國語文》，1983年第6期。